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失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揔万古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
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揔万古之
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綱維庶善崇三
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稊莠
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
崇高昊天冈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
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
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
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
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
明世有僧而國治固除佛寺而天元
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命无
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
日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
人守善　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
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
以致遠藥石徒豊未餌焉能愈疾頃
籍喪師非范曾之无笑石氏興虐豈
浮屠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
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
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誚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無心而太息

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詆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
霑法雨切瑾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
令探賾索隱切膂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
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辯狹慶之倚伏空有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
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
辭鄙陋援賔證淺雖竭愚勤何宣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
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
之飡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
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土梟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遺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土梟
七惑譏毀鬚髮　八惑塗種事塗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聡書生謂忠正君子曰盖聞釋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号无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屠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絶鑄貨泉可以无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頹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杜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釜湯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杜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乎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遠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鴆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尔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與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娼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
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
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无棄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
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
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
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獻冕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
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
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
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
墉小益尚祭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
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閡之智百
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
匹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匹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尒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迹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握蹤而不周廣其恕已接物孰与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折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珎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焉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

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珎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取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珎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

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奥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訣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无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並食之初

而皆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曾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
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
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
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
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暾藜藿長
餘梁宍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
藜藿先獲謂勝梁宍之味侯服晚遇
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
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
之迹法體絶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
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
感計脩促于来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讃道書而非
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
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
蠲有欲之累俱顯无為之宗老氏明
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
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
而无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
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
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内外之
篇雅奥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訕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劃明黄老未

篇雅奥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訓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黄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倣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師說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謀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猶魅亦懼猶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曷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禀教而歸依皆暋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
並禀教而歸依皆暦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
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
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
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
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
為毀佛謗法点其先之反乎吳尚書
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
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
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
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
凡百　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
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
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
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
師心而背法輕絶福而興咎何其為
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
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
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
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迷而
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
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罔念而作狂也

杳杳四流無際而滓滓憑法舟而利
濟藉信鼙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同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
僧尼二十万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
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
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
而逐巳之順子昔有乱民而不養　今
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
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
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
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
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
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
數雷同梟鏡之黨搆虛以亂真蔽
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
青衿有罪非関尼父之失皂服為非
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
辭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
人禀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乱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
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
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蹶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蹶而尤夷惠疾邪而

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蹠而尤夷惠疾邪而
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
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
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
門至於秝稊稗稗以植嘉苗肅㝡回以
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
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
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
若去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
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
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
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
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
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
疋聚麀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无
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
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
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頡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
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
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
而盡節雖終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

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終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頓霣鬚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鬢落鬚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茎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鬢鬚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皆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皆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刼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涅而生是以便

事涅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容所用多塗非獨是土成

事涅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涅瓦或
鄙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
物而生乎旦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
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冈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欣
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傳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
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
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立皆此物
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与安樂而
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
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
乖涅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
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吕无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涅而生是以便

肆淫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
桀紂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无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
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
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无
之為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点佛何讎而
誣之至此佛何所貪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
無墓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乱
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
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
時寧無墓逆殺賊新究作士命於皐
陶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
佛興墓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
實録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墓逆
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
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目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
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
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
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
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无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皆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来戒以為口實矣

内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殁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殁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册已降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又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殃壽之年考於人而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殀壽之年考於人而賞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乱而无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詛之為言班彪季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　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抒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享一薄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来亦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殁而業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堵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冈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切而兼备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切殊而志同

故其報也有无常而後來有无尋而

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冈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殃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辭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蚩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万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臣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各隙當誅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拖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是愛鹽梅之寄二因雙葢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

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来

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

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老及若云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閑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云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違其旨兩遣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閡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果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无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各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為德為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貳辭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消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

大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鑊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殊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邪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戚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

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

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
魯不憾戚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

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
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
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昜乾乾之志
樂天知命蠲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内
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
天之咎下絶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
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
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
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
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
類相如之烏有覩姧回之漏網則為
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
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
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
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
志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
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蚩毀
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砭礪莫覩其虧終銷厥
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
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辭如稼
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為刺亦
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

秋作土不朝種而冬稔蔟蔡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飲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无辟以通之矣示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与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蹠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祢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舌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祢之事乎可惑者四也若

云觀善察惡時有謀於上天故使降

福流家後世無殃於子孫天之明命

顯絶滅於齊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祢之事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謀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崐崘淺深之不類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内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慙懼

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取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術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珎怪有其語焉无其實矣至如冊疾顏殀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躰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萱荑之表祥瑞連李子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蕣亘七澤而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于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奮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殀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栢蕙若同氣於蘭芷畢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陵者也若蒺藜生而

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疋姸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芳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騃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闘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尔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尔揔万像而俱苞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超三界而逍遥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寧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

案於蘭茝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

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超三界而
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寧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
不自備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
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
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
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
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
之槁投各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
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
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
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
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
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
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
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
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
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
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
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
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
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
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
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
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欲无異策駟馬而泝流擢方舟以登
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
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
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与
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
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辭如對廣鏡而傍觀
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燦而在目可見
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
喪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温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
地与我皆虛我与万物為一菩提不得
謂為有何況群生与衆術故察於物
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
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
賓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絶世而无美
瓌寶溢目而無珎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
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
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
闚戸之閒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貞无別非儡同之諛無真非

闤戸之閲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山岳之貞无別非儡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寶无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殊道智了空而絶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与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揚雄之假稱玉樹舅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盲援卉木而比諸夫衣光結緑之寶南威毛嬙之色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眦蔓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尠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本寄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寘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脫知此決其有者過患如何

而過宮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
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
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
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
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
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
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醨並非真
有而漿不乱人飲能生各忠順叛逆
皆如嚮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
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
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
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
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
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
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
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
子尚羞蚤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
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
而深思必疑釋而迷逾矣敬惟十力
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
相無不離視无不覩德無不周過無
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權譬空有俱照

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
以相济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
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霧若夫方等
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
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
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
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
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
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
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寐滅万德雲
集以弥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
蠡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
之於擣杵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
說空而恣情驚者不能无所咎也疾痛
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
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裘禦
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
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
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霧危而
求安嬰疾而願愈在咎而羨歡愛壽
考而忌短折榮世禄而恥形殘樂加
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

孝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異禀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恙或服重禰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苞宍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殘何一充而一癯禀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貫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殀命胞胎受疾嬰孩憙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殀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

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崇鴝鵒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鴝鵒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殁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蚩申癘千品万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鷦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

鷰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
食而馳鶩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
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
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
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
若翳目覩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
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
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
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傳之以禮樂始
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尒而同麟角此
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剥良
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
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
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乖
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
小佛不闡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闇室
之无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剥奪而
諠諠競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
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謀乎夫一
水无以和羹一木無以搆室一衣不
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
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
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恠漸頓
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温物為用

文編一聲無以詣琴瑟一言无以勸
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恠漸頓
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
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
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閔能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剥起戰爭
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
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脩戒之者
宜遠抑凡情之所軌行聖智之所頋
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留臆而為斷
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
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
析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
象皆一陌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
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猒
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
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
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